

東拼西湊愛情故事

作者: 靛藍男孩

Powered by [紙言](#)

談知己

我坐係窗台，望住出面個天，輕輕遮住個月亮嗰嚟雲突然間光著下，一條紫色嘅光將個天劈開，正當我未反應得切嘅時候暴力嘅雷聲已經充滿咗成間屋，空無一人嘅房間亦都因為暴力嘅雷聲繼續震動，係黃昏嘅時間下，呢一種聲音令到本身空洞嘅屋企更加孤寂。

WhatsApp 聲

葉杏童 18:48 煮咗飯未 未煮嘅話我嗌外賣

佢係我住係隔離屋嘅一個女仔，不過因為佢屋企人同我屋企人一樣長期唔嚟香港，所以我哋成日都一齊食飯，做功課咁

我 18:49 未 仲有好多功課唔想煮

葉杏童 18:49 我想食譚 照舊？

我 18:49 係

可能你會話，點解我哋嘅whatsapp對話都係咁平淡。冇emoji，冇語氣詞，就連有時見到對方嘅whatsapp連覆都唔想覆。

我都唔知，明明又中學開始阿爸阿媽同家姐過咗去英國之後，每日對住嘅都係佢，但係我哋嘅生活都一直係咁平淡。但係如果，我話真係如果呢個人，突然間喺我嘅生命之中消失，我又會點樣呢？

而我哋嘅關係究竟係鄰居，朋友，定係兄妹？

一陣開門嘅鎖匙send打亂咗我嘅思想啊童擺住兩袋外賣入嚟。

「過橋米線 茄湯三小 走腩 唔忍嘢」

「你去洗個手先」

唔明點解，佢梗係成日唔記得擺張紙巾墊住掙，唔提佢洗手，佢又會食晒啲菌落肚

我放低支筆，走入去廁所洗洗隻手

啊童佢Fing咗兩下水就準備走出嚟

「喂」

我捉住佢隻手喺度聞

「落規」

「妖」佢反咗下白眼

呢個女人，成日洗手又唔落規，疫情之下佢冇咗我提佢嘅話，都唔知佢仲有冇命。

洗完手之後，我打開雪櫃，冰冷嘅汽水罐將我手上嘅熱力一次過吸走，喺我身後嘅阿童，擺走咗我隻杯

「做乜鬼呀你」

「講咗幾次，夜晚唔好飲可樂，會肥」

「頂，你同我一樣bmi，都係過瘦...」

「你仲好意思講，琴晚又飲今晚又飲，嚟緊下個禮拜三比賽你想輸」

「都冇得出嚟喇」

我有一個奇怪嘅習慣，就係汽水一定要加冰底，加冰底嘅汽水，先至可以將佢入面嘅氣泡成為主角，冇冰底嘅凍汽水，對我嚟講，就好似唔凍嘅啤酒咁，飲嚟都噉氣。

佢擺咗我隻杯呢個動作，就等於剝奪咗我飲汽水嘅權利，不過喺咁多次歷史嘅先例入面，我都未試過拗贏佢，只可以乖乖地將罐汽水放番入雪櫃。

「咩冇得出，你仲好意思講！我陪你練咗咁耐你而家先唔出！」

「唉」我坐低係飯枱度，打開外賣盒個蓋「唔係教練唔畀我出，係我自己都唔知出唔出到」

「你背脊又痛？」

我Up 咗下頭

「都叫咗你上堂嗰陣坐好啲啲啦，而家對住部電腦唔使坐課室啲凳，你就坐到成條蛇咁唔痛先奇」

「唔」

我心諭：試下痛個係你，我好想痛架

同佢相處咗咁耐，一齊食飯，一齊做功課，做完功課一齊打機，有啲咩壞習慣對方都知道晒，究竟我哋係鄰居，朋友，定係兄妹？

「唉最多一陣間幫你掙掙咗個背脊，差唔多晚晚落街陪你跑，你咪睇曬我啲心機唔出比賽呀。警告你呀聽日開始上堂同我坐直，再唔係小心我打殘你。等你跑都冇得跑，行都冇得行。」

「屋企無晒跌打酒」我冷冷咁講咗一句

「車，你估我葉杏童流架，見你個支用得七七八八，晨早買咗啦，陣間過去隔離拎比你」

「唔該」

冷淡，應該係形容我哋關係最好一個詞語，或者，係幾年入面我哋完全當咗，對方嘅存在係必然。對方為你做嘅每一件事都只不過係日常。

食完飯，佢走過咗去隔嚟擺番支鐵打酒過嚟，我聽佢講扒低咗喺梳化度。佢拉高我件t，開始喺度幫我掙

「你都痛咗咁耐，成日要我幫你掙都唔係辦法」

「你第日唔係話想做物理治療咩，到時你幫我搞掂咪得囉」

「鬚線，邊度夠分入呢科，你估話讀到就讀到呀」

「冇嘢唔得嘅，你估葉杏童流架」我擰轉頭望住佢講

果然食完飯放鬆之後嘅氣氛係會輕鬆啲

佢一嘢拎返轉我個頭

「拎到頭咁後小心扭斷條頸呀，瞓好啦」

「你拎斷我條頸就差唔多」

「你啲姿勢以後再係咁嘅話，唔夠20歲你就寒背。聽日開始我擺部電腦過嚟陪你上堂，mon實你睇下你坐成點」

「知喇啊媽」

「仆你個街，我細過你呀話我係阿媽」

唔知點解佢鬧我嘅語氣的確係幾得意，所以我不時都會咁樣激黷佢，聽下佢講粗。

都可以話係我哋冷淡嘅關係入面嘅一種樂趣

「吱死你個仆街呀喇」佢放低咗支跌打酒，將兩隻手擺喺我條腰度

「唔好唔好唔好，對唔住大佬，對唔住大佬，我錯」

再多嘅對唔住，都唔能夠滿足佢嘅心，一日佢仲有力，佢一日都仲會繼續吱落去...

係我哋嘅嬉笑聲之下，屋外嘅雷聲終於靜番落嚟，溫暖嘅感覺充斥著我哋。

所以究竟我哋係鄰居，朋友，定係兄妹？

都唔係...

我哋係對方嘅知己。